□责任编辑:朱彩云 □美术编辑:陈惠婉
□电话:0595-22500062 传真:0595-22500084 E-mail:qingyuan@qzwb.com

泉州晚报
2026年11月12日 星期四

碎碎念

焖豆芽

□洪莉莉

望着菜园里的蔬菜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,父亲在厨房角落焖豆芽的情景。

那时候家里不富裕,冬天吃不上新鲜蔬菜,父亲便自己焖豆芽。一口粗陶罐,一把黄豆或绿豆,盖上棉被,不出几日,白白胖胖的豆芽便顶开陶盖,探出头来。父亲焖的豆芽,茎粗根红,脆生生的,炒一盘,满屋子都是豆香味。

我突发奇想,也要试试这手艺。特意去超市买了一斤黄豆,颗粒饱满,金灿灿的,看着就喜人。回家后照着网上的教程,先把黄豆泡了一夜。那些黄豆吸足了水,胀鼓鼓的,像一个个小胖子,躺在碗底,煞是可爱。

我用的是一口陶瓷砂锅,有两个盖子,一轻一重。第一次,我把轻盖子放在下层,重盖子压在最上层,像给黄豆盖了床厚被子。此后便殷勤得很,一天浇几次水,一大早就爬起来掀盖看,盼着那小小的芽尖快点钻出来。

可一连四天过去了,砂锅里的黄豆纹丝不动,没有一丝要发芽的意思。凑近一闻,倒有一股霉臭味扑鼻而来。母亲在旁边也皱起眉头说不行啊,臭掉了。我心里一沉,揭开盖子细看,黄豆已经发黏变色,长出一层灰白的毛。只好倒掉,权当花肥了。

过了些日子,我不甘心,又浸了一把黄豆。这次特意把大盖子放下面,小盖子放上面,心想许是盖法不对。浇水、等待,一如前次殷勤。结果还是一样,不发芽,又臭了。

两次失败,我几乎要放弃。忽然想起,父亲当年焖的好像是绿豆,于是去超市改买绿豆再尝试。绿豆买回来后,清水洗净一泡,碧莹莹的,看着就比黄豆精神许多。依旧用那口砂锅,大盖在下,小盖在上,每天浇三次清水。

第三天清晨,我照例去掀盖,竟看见几粒绿豆裂开了嘴,吐出一点嫩白的芽尖。我兴奋地叫出来:“妈妈,你看,换成绿豆就顺利发芽了!”再过两日,砂锅里竟是一派生机——白白嫩嫩的豆芽挤挤挨挨,顶着脱落的豆皮,像一群刚睡醒的孩子,揉着眼睛往外钻。看着那一罐绿豆芽,我的鼻子忽然一酸。恍惚间,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,看见父亲蹲在厨房角落,掀开粗陶罐上的棉被,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:“你看,芽出来了。”

当年父亲焖豆芽,从不用什么精巧的器具。一口旧罐,一块旧布,几把绿豆,就是全部家当。他也不着急,每天浇水,静等发芽。记得父亲跟我说:“豆芽跟人一样,急不得,你给它时间,它自然就长出来了。”小时候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,如今自己试过,才懂这话里的道理。

我把绿豆芽细细洗净,用热水焯了,切些蒜末,拌上麻油。入口清脆,豆香浓郁,是久违的味道。忍不住拍了照,发在朋友圈里,配了一行字:父亲的手艺,终于学会了。

点赞的人不少,有人问怎么做的,有人夸好看。我看着那些留言,心里却想着父亲。他若还在,看到我焖出了豆芽,定要笑眯眯地说:“不错,比我当年强。”

其实哪里强呢。父亲焖豆芽,焖的是日子,是盼头,是一家人的热乎气。我焖豆芽,焖的是记忆,是思念,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。

黄豆发不出芽,大约是因为天气闷热,心太急,水太多,反倒沤坏了。绿豆发了芽,许是因为天气转凉,心不急,放下执念,顺其自然了。人生许多事,大抵如此。那盘凉拌豆芽,我吃得很慢。每一口,都嚼出了从前的味道。

每日佳句

当我们不再注重故事结局的时候,故事的过程反而熠熠生辉。

市井风

养花,亦是养心

□黄秀惠

晨起,走向阳台,透明的阳光成片洒落,远处海天一线。眼前的花花草草,正蓬勃生长。我索性搬来一把小凳子,与花草对坐。

左手边浅蓝色花盆里,四株小姜苗正伸枝展叶。这是某次被我随手放进花盆的干瘪姜块,没想到它们在浅浅的泥土中,凭着一份执拗的生机,悄然绽放生命力。此刻阳光洒在叶片上,闪着朴素的光亮。

窗台下几盆形态各异的多肉,初恋、爱莎、洛神、姬莲,都是一眼万年的名字,温柔且诗意。小小的多肉,只要你愿意给它一方土,便一年四季安然生长。半个月、一个月不去照料,甚至你可以假装忘了它。某个清晨走到阳台,在金色阳光下,它依旧能给你惊鸿一瞥。这,或许就是平凡岁月里默然守护的意义。

兰的品种繁多,我养了许多盆兰草。兰花盛开时,舒展热烈,暗香浮动,满屋馨香。友人说,家里的蝴蝶兰一开,感觉年就近了。我的这些兰花儿,花谢之后,叶片依旧青翠、不蔓不枝,迎向晨光却不追逐强光。它们安静自若,从容有度,是最妥帖的生活姿态。

瞧,这盆草儿,我差点当成野草拔掉。终究舍不得,毕竟是自己亲手播下的种子,时常浇水,每日清晨都来看一眼,盼它发芽。日子缓缓,它终于冒芽长叶,没多久,竟长成一大盆恣肆舒展、无拘无束的野草模样!一查资料,原来是裂叶荆芥,乡土又带着古意的名字,正是中药里的荆芥,一味辛温解表的药材!我的心瞬间被温软抚平,满是明朗,忍不住细细观赏。它的叶片羽状三裂,细碎轻盈;抽出的四棱茎上生出穗状花序,缀着一串串细碎小白花,便是荆芥穗。我轻轻捻起一小片叶子,一股独特辛香漫开。没想到竟养出一盆有益身心的草,那就静静看它生长,我只管浇水、欣赏。任风吹拂,“永不消失的爱”与“守住内心的节奏”,是荆芥美好的花语。或许行走尘世间,大抵也是这般:守好自己的节奏,安然生长,便是最好。

两三盆小番茄,还在开花。不张扬,不热烈,自有模样。深秋时节,细碎的淡黄色小花藏在翠叶之间,安静温婉,不露锋芒,却自有力量。它承载着我从养花到静待结果的纯粹心意。

蓬勃的碰碰香,我养了至少十年。待到叶片不再饱满、老根显露时,我便挑一个晴好的假期,在阳台铺上防尘布,先把每一盆浇透水,整株拔出,再取来小铁锹、园林剪细细修剪,只拣细嫩新芽重新栽种。不消多久,又是一盆生机勃勃、带着奇异香气的碰碰香。

还有长寿花,绽开粉黄的嫩花,轻盈安然。

此刻坐在阳台,闻花草芬芳,手中茶杯温热,阳光把后背晒得酥软,暖意浸润肌肤,直抵心底。指尖落下属于植物的文字。感恩时光,这份真切的欢喜,是和煦,是从容,是踏实的人间滋味。

麻辣烫

剿虱趣事

□洪澍淋

说起剿虱趣事,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这话,保准笑掉大牙,可我们这辈人,谁没跟虱子打过几回阵地战?那家伙繁殖速度比谣言传得还快。晚上刚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,次日一照镜子,嚯!白花花的虮子已经在发缝里安了家,连“暂住证”都懒得办,直接拖家带口拎包入住。

一开始对付这帮吸血鬼,全靠“人海战术”。放学路上,几个脑袋挤成一圈,你扒拉我头顶,我翻找你发根,一旦锁定目标,两个指甲“嘎嘣”一轧,直接给这小虱子就地正法。那时候的孩子指甲缝里总带着点淡红印子,全是剿虱的“军功章”。谁印子多,谁就是当之无愧的“灭虱英雄”。

后来不知谁从城里捎回个篦子,这玩意儿简直是虱子的“死亡收割机”,细密的齿尖往头发一刮,虱子、虮子像秋风扫落叶似的往下掉,连躲在毛囊深处的“顽固分子”都逃不过它的“法网”。可这篦子也凶,齿尖刮得人头皮像被猫爪子挠过似的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也得咬牙忍着。偏偏虱子命硬,刚清静没两天,发缝里又冒出新一茬小崽子,真是“铁打的脑袋流水的虱”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
最逗的是我们小学那两位同名同姓的陈美丽老师,一位留清爽短发,一位拖油亮长辫,据说那辫子里藏的虱子,比语文课本里的生字还多。有一次学区通知陈美丽老师去开会,传话的是个马大哈,没说清是哪位。校长急得站在办公室门口喊:“是找长虱子的陈美丽,还是不长虱子的陈美丽?”传话的挠着头皮想了半天:“那就叫不长虱子的那位去吧。”结果没过多久,短发陈美丽老师骑着自行车回来了,车轱辘没停稳就喊:“错啦错啦!是长辫子的那位。”校长笑得满脸褶子都抖开了。我们一帮看热闹的学生笑得前俯后仰,连上课铃响了都没听见,最后被班主任揪着耳朵拎回教室,还得憋着笑站墙角挨训。

指甲轧、篦子刮,这些“常规武器”终究治不了根。最后被逼得没办法,只能祭出压箱底的“生化武器”——灭虱粉。一开始大家没经验,把头发打湿了往上抹,结果一不小心,粉液便顺着水流进了嘴里,呛得人直翻白眼,真是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。后来学聪明了,直接将干粉像撒胡椒面似的撒在头发上,搓匀了再套个塑料袋,活像刚从实验室出来的科学家。别说毒死,闷也能闷死那帮“虱匪”,效果立竿见影,除了几只生命力超常的“虱坚强”,基本全军覆灭,脑袋终于能清静几天了。

添福第一次用粉灭虱,脑袋上裹了条白毛巾,坐在门槛上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造孽啊,你怎么还不死?”正好那天他跟财发闹了别扭,财发见添福他爸从巷口走来,便凑上去添油加醋:“叔,添福正咒您老死呢!”添福他爸抬头一看,儿子那模样跟戴孝似的,当时火气就上来了,扔下锄头,上前一把扯掉了白毛巾:“兔崽子,你活腻歪了!”添福愣了半晌,委屈得快哭了:“我咒虱子哩!”旁边看热闹的邻居笑得直拍大腿,财发早溜得没影了。

明枪易躲,暗箭难防。阿兰好不容易肃清了头上的“虱患”,去表姐家住了一宿,回来没几天脑袋又痒了。后来才弄明白,原来是表姐头上的虱子借着睡觉的工夫,集体“移民”到她头上来了——谁让她头上“地广虱稀”呢,简直是块待开发的“风水宝地”。

后来,供销社里开始摆上带香味的洗发水,起初是五分钱一袋的小包装,浓度稀得像兑了半盆水,可比起那种怪味儿的固本肥皂,已是天赐甘霖。再后来,洗发水有了瓶装的,品牌日繁,洗完头像喷了香水似的。随着家家户户砌了浴室,装了热水器,条件一天天好起来,那些曾让人挠破头皮的虱子,才彻底从生活里销声匿迹。

前几天回老家,跟几个发小聊起当年剿虱的糗事,我那外甥女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,扯着我的袖子追问:“舅舅,虱子长啥样?”我比画了半天,她还是摇着脑袋听不懂。文衍在旁边补了句:“听不懂就对了,那家伙早被我们剿灭啦。”

这小丫头片子,哪里知道我等当年受的苦哟。

360行

油漆匠

□曾招贤

早年,家家户户都会打一些家具,上过漆的家具更加美观、牢固,还能防虫蛀,油漆匠这一行当可吃香了。那时,村里常请来一位油漆匠。他个子不高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坚毅而敏锐的光,我们都尊称他“姚师傅”。他的工具箱里装满油灰刀、砂纸、刷子、滚筒等工具,宛如一个小小的油漆世界,为平淡的生活添上绚丽色彩。

姚师傅有着一身不凡的手艺,无论是家具、门窗,还是墙壁,经他施工,效果总能让人满意。他刷漆的动作娴熟流畅,均匀且有力度,仿佛在进行一场艺术创作。经他精心打磨、上漆之后,原本破旧的柜子、门窗、墙壁,全都焕然一新。

那个午后,蝉声如沸,窗外梧桐叶被阳光晒得油亮。轮到姚师傅到我家做油漆活。我看见他除了带工具,还准备了漆:一罐是清漆,琥珀色,对着光看,油汪汪的;另一罐装的是黑漆,色泽光亮,如同浓茶汤。我家的大门、墙壁,以及新添的桌子、椅子、橱柜等家具,都等着上漆,活儿先从家具开始。

他先将家具细细查看一遍,八仙桌、几把椅子、橱柜等,挨个用手摸一遍,拿砂纸来回打磨数遍,再取干布拭净家具表面,才开始兑油调色。

姚师傅把物料一一摆开:清漆、黑漆、桐油、印泥,还有一只青瓷小碟。他先往小碟舀一坨印泥,倒入些许清漆,拿竹签搅拌。搅了几下觉得太稠,又滴入几滴桐油,继续搅拌。鹅黄的印泥慢慢化开,调成金黄色、油润润的糊状。

他用竹签尖蘸一点,在旁边一块旧木板上划一道,看了看颜色,觉得还没达到想要的效果,便再添少许漆。颜料分量的增减,师傅心中拿捏得十分到位。再次搅匀,漆色变得更为透亮,他点点头,算是调好了。

姚师傅掏出巴掌大小的一块黄褐色物件,细看,边角磨得圆溜溜,上手一摸,质地柔软,富有弹性。“这是什么?”我们围上前,满心好奇。“这是鹿皮。”他举起来晃一晃,骄傲地对我们说,“是上一代人留下来的。”

那块鹿皮夹在师傅的拇指与食指之间,何时折起一角,何时摊平,全凭手指松紧变换形态。他手腕一带,鹿皮便在家具上拖出一道细长线条,中间饱满,两头渐淡,弯弯的,像风里刚冒头的兰草叶子。叶片从叶柄到叶尖由深至浅的自然过渡,栩栩如生,仿佛自山野间生长而来。

紧接着,他把鹿皮折出尖角,蘸饱颜料,抬手轻轻往桌面一按,一枚圆润可爱的兰花瓣便成形。他接连换角度按压,五枚花瓣一一跃然而出,花瓣间带着鹿皮天然的纹路,浑然天成。

有叶有花,怎能没有蝴蝶?他用折角轻点两下做蝶身,再用指甲蘸颜料勾两道细线作触须。三五下工夫,两只蝴蝶就活脱脱落在桌面上。

门板面积大,师傅便用刷子;其实也并非普通刷子,而是将一块较大的鹿皮“套”在手上。蘸漆之后,手掌贴住门板,从左上角起,一圈一圈向外“画”。油漆仿佛被姚师傅施了魔法,随手掌移动,在木面上晕开均匀厚重的纹路,一圈套一圈,好似树木年轮。多年以后再触摸门扇,肌理依旧温润舒服。

时光匆匆,岁月悠悠。如今家具、门窗、橱柜多由现代化工厂流水线生产,样式繁多,漆色纯正。我觉得,姚师傅手艺真正的妙处,不在于精细,而在于生机。他拓画的纹样,边缘带着天然的质朴涩感,色泽有颜料渗化的温润,仿佛从木头里自然生长出来。这份气韵,不止关乎技艺高下,亦是工具赋予的独特质感。姚师傅手中那块鹿皮,比任何一支画笔都更懂木头。

逍遥客

母亲的“解忧小调”

□王国梁

我小时候,父亲为了生计在外奔波。母亲既要照顾我们姐弟三人,田里的活儿也不能落下,亲戚邻居间人情往来的琐事,也都由她一一操持。过日子琐琐碎碎,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。遇上难处,她从不让父亲分心,一力扛起。

生活担子很重,可母亲天性乐观,很少见她愁眉苦脸。她有个习惯,做事的时候总爱哼歌。洗碗做饭、下地劳作,或是夜里做针线,她都小声哼着。我们姐弟三人夜里伴着她的歌声入睡,那歌声像摇篮曲一般安稳,连梦里都是轻松的。

坦白说,母亲的嗓音算不上悦耳,可奇妙的是,什么样的歌,到她嘴里都能哼出欢快的调子。那时有首《编花篮》:“编编编花篮,编个花篮上南山。南山开满红牡丹,朵朵花儿开得艳……”这首曲调轻快,母亲唱来自然轻快欢喜。还有《泉水叮咚响》:“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,跳下了山岗,流过了草地,来到我身旁……”曲调轻灵,也是她最爱哼的。就算是伤感的歌,也能被她唱出欢喜的味道。记得她唱:“妹妹找哥泪花流,不见哥哥心忧愁。”明明唱的是离情愁绪,她却把调子改得轻快。我们姐弟听得咯咯直笑,母亲便越发高兴,唱得更欢了。

于母亲而言,唱歌是用来排遣烦忧的,所有曲子,都是她的“解忧小调”。她常跟我们说:“心里的滋味,有时候说不出来;说不出来,就唱,唱出来心里就亮堂了。”歌唱是倾诉,是抒发,也是自我调适。人总要寻一条疏解愁绪的路,唱歌就是母亲调节心绪的良方。没有什么难事是一首歌化解不了的,一首不行,就两首。她唱着唱着,心头便豁然开朗。母亲有时还会随口编歌,所谓编歌,不过是随心哼唱,词句曲调即兴而出。我记得她哼过这样几句:“月亮缺了还会圆,花朵落了还会开……”我一直不知道这出自哪首歌,想来是她不知从何处听来,觉得道理入心,悄悄记在心里,哼成属于自己的“解忧小调”。母亲的“解忧小调”,藏着不少巧思。

有一年,父亲在外没有挣到钱,田里收成也差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那年夏天,家里的院墙还被大雨冲塌了一角。天一放晴,母亲就张罗着修补院墙,她的歌声又响起来:“月亮缺了还会圆,花朵落了还会开……”隔壁婶子看在眼里,很是不解,跟我说:“你母亲心真大,都这样了,还唱得出来!”我笑了笑:“放心,她很快就能把墙修好!”我心里明白,只要母亲唱起“解忧小调”,就能为这个家撑出一片晴空。那些年,里里外外的事压得母亲身心俱疲。但她以歌声消解疲累,用乐观对抗窘迫,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

(CFP 图)

后来受母亲影响,我也爱上了唱歌。工作生活碰上难事,偶尔陷入郁闷焦躁,唱一首喜欢的歌,很快就能从坏情绪里抽离。一曲唱罢,如同做了一场心理按摩,胸襟舒展,内心安然。我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“解忧小调”,这是我的秘密良方,用来平复心绪格外管用。

如今,老母亲依旧爱哼她的“解忧小调”,岁月在她脸上刻下深深浅浅的纹路,耳朵也不如从前灵敏,可一开口,调子还是当年的模样。每每听见她苍老却动人的声音,我便轻轻跟着和。母子二人沉浸在歌声里,俗世万般烦忧,都不来打扰。

小调伴着岁月流转,朴素的旋律里,是母亲留给我的生活底气。往后风雨来时,我也会在心底轻轻哼起,守住心底的温暖。

茶余饭后

女汉子

一对情侣在大雨中打架,被警察带回了派出所。警察一看,女孩的脸被打得淤青,满脸泪痕,男孩居然还若无其事地托着下巴看手机。

警察对男孩说:“你一个男人怎么打女人?”

不料女孩先冷笑起来:“打我?就凭他?”

警察说:“那你的脸怎么了?难道不是他打的?”

女孩满不在乎地说:“雨水把姐的妆给冲花了!”

这会儿,那男孩抬起头来,拿开托下巴的手说:“警察同志,我牙掉了。”

报 警

阿布在上幼儿园。最近她有些厌食,无论爸爸怎么哄,就是不吃饭。

爸爸抓起电话,假装报警吓唬阿布:“你好,请问是警察局吗?我这里有个小朋友不肯吃饭,你们快来把她带走吧!”

阿布瞪大眼睛,认真地说:“爸爸,你还没拨号呢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